

## 遠眺密支那：《大公報》報導中的密支那戰役\*

林宏一\*\*

### 摘 要

本文試圖以1944年5月至8月，《大公報》對密支那(Myitkyina)戰役的報導為例，呈現戰爭時期新聞媒體對於特定戰事的報導型式以及內容。由於密支那戰役對中國戰區局勢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大公報》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戰役期間，除了一般官方報導(援引自中央社、軍事委員會戰報或其他前線指揮部戰報)之外，還包括社評以及戰役親歷者投稿的目擊報導數則，涵蓋了現場觀察、媒體意見以及官方消息等幾個基本的敘事層面，已經可說是一件具有相當縱深與完整性的個案，可供分析及比較之用。官方戰報能夠及時反映前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與指導，謹在此表達誠摯謝意；另，本文原係筆者所撰的兩篇以密支那戰役為題的報告之一，旨在分別以不同史料來呈現同一史事，因此單獨成篇時疏漏與不足之處必然甚多，謹在此說明，並望讀者海涵及指正。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日的戰役進展，但內容簡略，且懷有報喜不報憂之心態，僅報導有利事實而輕忽負面事態；社評直接反映報社主筆的觀感，其篇幅和體例也比較適於綜述前因後果，閱報人得以透過社論，一目了然當前局勢的演進與變化；目擊報導的價值，則在於提供讀者前線官兵生活的一個側面輪廓。

然而無論何種型式，都儘量保持著正面的態度，極少談及戰局不利的一面。對於已與日本交戰八年的中國來說，此類報導也是維持民心士氣的手段之一。

關鍵詞：密支那、《大公報》、中印公路、戰時宣傳

## 一、前言

「緬北奇兵呼應滇西／中美軍攻臨密芝那／順利佔領機場向城砲轟／後續部隊已在機場降落」

1944年5月19日這天，第一個躍入《大公報》讀者們眼簾的，大概就是上面這道斗大的二版頭條標題。此後數日間，「密芝那(Myitkyina)」<sup>1</sup>這個地名及其相關戰報的標題，以樂觀而正面的敘事語氣排版成黑體大字，盤踞《大公報》二版第一欄久久不退。<sup>2</sup>

---

<sup>1</sup> 當時Myitkyina的中文音譯為密芝那，本文除引用原文時不加更動外，仍採用現行的音譯名「密支那」。

<sup>2</sup> 本文除特別註明者之外，其餘引用資料均取自天津《大公報》影印本(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出版)。天津《大公報》因1937年全面抗戰、日軍進犯平津，故於是年7月底起遷至武漢，之後又轉至重慶發刊。

今日我們憑著後見之明可以很清楚地論證，好的開始只是成功的一半，而成功的另一半何時到來則無法預卜。沒人料想得到，此一出人意表的奇襲作戰竟會演變為損兵折將、在壕溝中拖沓不前的陣地戰局面。然而沒有後見之明的時人又如何看待這場發生在另一個國家的戰役，如何記述從成功到僵持、從停滯到奏捷的漫長過程，也非今人所能臆斷。本文即以《大公報》對於密支那戰役的報導為例，試圖呈現出一樁戰爭時期報紙媒體對於特定戰事的長期報導，將會有著何等面目。由於密支那戰役對中國戰區局勢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大公報》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戰役期間，除了一般官方報導(援引自中央通訊社、軍事委員會戰報或其他前線指揮部戰報)之外，還包括社評以及戰役親歷者投稿的目擊報導數則，涵蓋了現場觀察、媒體意見以及官方消息等幾個基本的敘事層面，已經可說是一件具有相當縱深與完整性的個案。以下先簡要說明密支那戰役的背景，之後再分別從報導、社評與目擊報告三方面，來看這場戰役在《大公報》的鉛字排版中，所帶給讀者的是何種形象。

## 二、緬北重鎮密支那

雖然本文並非以密支那為主題，但仍有必要先簡介一下這座城市的戰略價值，才能理解密支那一役的重要性何在，以及該役何以能於國內媒體佔有相當長時間的篇幅。

密支那位於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西岸，曼德勒(Mandalay)—密支那縱貫鐵路的北端終點，城郊建有機場，並有公路通行，南通滇緬公路、西經胡康河谷(Hukawny Valley)之中印公路必經路線，在盟軍所規劃的雷

多(Ledo)—昆明中印公路中，係必經之處；此外由於鐵公路及水運交通都會集於此，密支那自然成爲緬北的交通要道，以及緬北戰場上的兵家必爭之地。<sup>3</sup>

1942 年盟軍被逐出緬甸之後，中國對外的地面補給路線幾乎全部斷絕；雖然美軍以運輸機空運物資至中國，但因航路必須通過山勢險峻的喜馬拉雅山脈，故飛行過程中損失慘重，且運量遠不如陸路運輸。1943 年中、美、英等國達成協議，以打通行經緬北之中印陸路交通爲目標，中美聯軍東西並進(由西面向東出擊的是以 1942 年從緬甸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殘部重建的駐印軍，反之則是由雲南出發，接受美軍裝備指導的中國遠征軍)，同時中美工兵則跟在駐印軍之後亦步亦趨地建築道路，一路築回中國。<sup>4</sup>1943 年底，密支那戰役正式展開。

密支那城外的機場設施另有用處：如能攻佔密支那，則美軍空運路線便可取道此處，在中印路正式打通前增進空運中國的效率。<sup>5</sup>負責此一作戰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Gen. Joseph W. Stilwell)爲求能在 1944 年緬甸雨季到來(約爲每年 6 到 8 月，對部隊活動有很大阻礙)之前奪取該城，除了派駐印軍經胡康河谷正面推進之外，並編組三支中美混合突擊部隊，取道密支那北方庫芒山脈(Kumon Bum)小道，預計於 5 月 12 日發動

---

<sup>3</sup> 向華超，《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三)——總檢討》(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頁45。

<sup>4</sup> 向華超，《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三)——總檢討》，頁27。

<sup>5</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5)——伊洛瓦底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頁 75。

奇襲，奪取密支那機場，同時以滑翔機空運後續兵力，直接進場支援。<sup>6</sup>後因突擊部隊中途耽擱，實際的攻擊發起日順延至5月17日，而此一攻勢，就是兩天後見諸中國報刊的「攻臨密支那」。<sup>7</sup>

### 三、進展進展再進展：由盛而衰的戰報

1944年5月19日《大公報》刊載密支那戰役報導，其新聞來源係軍事委員會前一日發表的戰況：

……強大的中美聯軍分三路經孟拱河谷東部之庫芒山脈在二十日之行軍中，……突然出現於伊洛瓦底江上之密支那附近，隨即向敵攻擊，十七日密支那南部之敵飛機場已為我佔領。我中美聯軍之此次攻擊，□然出敵意料，敵軍抵抗□為薄弱，……我於攻佔飛機場後，美軍工兵隊乘坐滑翔機跟隨降落，當日午後我軍後續部隊〔筆者按：指我國部隊〕亦由運輸機運到。據最後報告，中美聯軍已開始用迫擊砲火向密支那轟擊。

此後數日，《大公報》相關報導充滿了幾近「滅此朝食」的熱烈氣氛。該報5月20日大字標題為：「**中美軍抵密芝那城郊**」，內文報導聯軍在「大量之空運部隊增到後，分兩路由飛機場向密芝那攻擊，現已進入城郊。」當日社評以〈緬北奇兵與滇西攻勢〉為題，讚揚中美聯軍用兵如神，而軍

<sup>6</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5)——伊洛瓦底會戰》，頁20-23、26。

<sup>7</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5)——伊洛瓦底會戰》，頁24-26。

事委員會也不失時機地於是日發表〈一週戰況〉，強調聯軍在叢山中跋涉二十日後奇襲佔領密支那機場，隨後「空運部隊亦□時降落」，「其行動之神奇，策劃之精確，實為戰史上一□例」，同時以樂觀語氣宣稱，聯軍已兵分三路進擊密支那，此一戰略要點的陷落「指日可待」。21日，相關報導標題為「密支那之敵已入重圍」，內文聲稱「現敵守備隊已被我切成數段，正加以痛擊中」，並提及史迪威將軍「已乘運輸機抵達新佔領之密支那機場，視察中美軍隊，自三面□攻密支那城」。

樂觀的氣氛或許在5月22日達到最高潮：當日頭條大書「**中美聯軍殲敵密支那／已佔城之一部及車站**」，內文引述軍事委員會21日發布之戰報，說明「中美聯軍將守備密支那之敵切成數段後，經連日之巷戰，我已佔領該城三分之一，及該城之重要各車站。城東北有敵軍一部企圖由我陣線突出，現正□戰中。我斃敵數字尚未據詳報，但知該數目必甚可觀。」又引述密支那國軍前線中央社特派員、緬北某地中央社隨軍記者及密支那機場路透社隨軍記者等三通專電，報導聯軍陸空部隊在密支那城內的作戰概況。然而如果讀者願意細讀這幾通小字排印的專電，就能發現若干不祥的徵兆：首先，連日遭到痛擊，「(傷亡)數目必甚可觀」的日軍仍能對聯軍發動反攻(依國軍前線中央社特派員電)；第二，聯軍在城內的進展，在「緬北某地中央社隨軍記者」的報導中明確寫出係以「百碼(約90公尺)」為計算單位，所提及的兩次國軍進襲，一次推進200碼、另一次則為400碼。在住民地的街巷中，與不畏犧牲的日軍纏鬥的陰影，彷彿已經浮現。

5月23日的標題為「**密支那我軍冒雨進攻／續佔堅固陣線敵陷絕境**」，引軍事委員會前一日戰訊，聲稱密支那因當日大雨，軍事行動略受

阻礙，聯軍已切斷密城日軍之聯外通道；然而同日另一篇以「**蒙巴頓賀史迪威**」為題的報導中，所引述的密支那國軍前線中央社特派員 20 日電內容，則幾乎是明示苗頭有點不對了：過去 48 小時內，雙方在密城車站「數度爭奪」；「今日密芝那城內情形混亂，國軍與孤立之日軍繼續作戰」；因氣候惡劣，「城內國軍之攻勢已稍遲緩，空軍活動亦受限制」。

5 月 24 日，戰況的轉折開始——見報：是日報導之標題為「**密芝那戰事無大變化**」，內容引密支那國軍前線中央社特派員 22 日電，除報導大雨妨礙戰事進行外，更令人心驚的是，「密芝那之攻陷，為期或須較預期為久」。25 日報導標題：「**密芝那敵反撲未逞**」，26 日標題：「**密芝那我軍冒雨推進**」，27 日雖有密城戰況之報導，但這天卻是自 5 月 19 日以來，《大公報》的報導標題中第一次完全沒有「密芝那」三字。28 日緬北方面戰況，提及「我軍冒敵人自動火網及迫擊砲火……繼續攻擊」，標題中同樣不見「密芝那」一詞。

聯軍在密支那的進展以及國內報刊對密支那戰事的報導，至此都已經陷入緬北夏季豐沛降雨所造成的泥濘。

此後的兩個多月，《大公報》讀者如果細讀每日的簡短幾句官方戰報，將會明白地看出一片停滯不前的景象。前後對照，即可發現聯軍在密支那已然與日本守軍打成僵局，戰事成為半固定前線之間的拉鋸戰。如 6 月 4 日報載，我軍已進抵密支那城內南區火車站；但細心的讀者或許會回想到 5 月 22 日的報導，當天我軍不就已經控制了密支那的「重要各車站」了嗎？自 6 月 4 日之後兩天的戰況報導，則不妨可看成是此後兩個月緬北戰事報導的典型。6 月 5 日標題為：「**密芝那城內我續進展**」；內容為：「密

芝那城內之南區戰事仍在猛烈進行中，我軍由東南獲得二百碼之進展，西城郊我亦進展一百碼。」次日標題未提及密芝那三字，但內容為：「密芝那城內國軍今日有小進展，城中最深入之我軍〔即攻抵車站之部隊〕繼續向北攻進，城內西南區之國軍今日推進一百碼，城南我軍亦對敵施用壓力。」

從5月底到7月底，《大公報》對於密支那方面的戰況報導，已到了不但無從粉飾、甚且無詞可用的程度：我軍「進展」、「續」進展、「略有」進展、「無大變化」、「縮緊包圍圈」之類用語，幾乎是輪番登場，類似6月5日「**密芝那城內我續進展**」的標題，四天之後一字未改地重新出現。

但即使從一片正面的戰訊中，仍可窺見雙方拉鋸戰的慘烈，其案例不勝枚舉：除火車站周邊的爭奪之外，如6月9日報載，我軍攻佔城南鋸木廠一座；9天之後，同一座鋸木廠又被攻佔了一次。而對於城內國軍的作戰，描述也不多，但偶爾會報導聯軍空襲與國軍以挖掘隧道、壕溝向日軍陣地推進、伺機破壞日軍陣地等戰術作為，如6月20日(當日標題無「密芝那」等字)：「密芝那城內南區我軍開闢隧道，通至敵人後方，殲滅敵人一部。」

6月7日，盟軍登陸法國北部的消息讓所有中國戰線的報導退到了第3版，當日報社所下的標題同樣未提及密支那，相關戰訊只說到聯軍在密支那城北、城南及西南共攻佔或摧毀敵陣地5處。6月24日，密支那的戰況首度從報端消失，更甚者是當天軍事委員會發表一週戰況(6月17至23日)，同樣對密支那隻字不提。這之後《大公報》尚有數次未刊載密支



那方面消息，如7月2日、7日、23日、25日、28日；另7月26日則無任何滇印緬邊區之戰訊。

事實上，在膠著月餘之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早已於7月6日親赴前線督戰，並下令於次日發動總攻，以紀念抗戰7周年。此次總攻的成效不盡理想：各部隊當日進展不過150碼至200碼左右，甬空運抵達的第十四師第四十二團第三營立即投入市街作戰，包括營長及隨同的副團長在內，一天之內該營就有三名校官重傷，可見戰況之慘。7月8日，駐印軍總指揮部必須下令密支那第一線各團抽出一個營到後方實施短期間的據點攻擊演習，其餘部隊除繼續掘壕進攻，並構築工事防敵反擊。<sup>8</sup>既然進展有限，反映到報端，也就連帶使得遠在中國的閱報者，難以從中感受到孫立人的豪情：7月7日當天，紀念抗戰的文章報導將密支那戰況擠得不見蹤影；8日，引用東南亞盟軍總部於6日發布的公報，只提及密支那方面美國空軍順利轟炸敵方目標；9日，標題為「美機猛炸密芝那城區敵」。直到10日，才再度提及國軍地面部隊的戰況：「密芝那我軍三面進展」。

據國軍戰史所載，7月13日，盟軍地面部隊向密城的攻勢再起，此次攻擊的戰果是使國軍主力終能「迫近市區」。7月18日，國軍再度發動攻擊，自此國軍算是正式以主力進入城鎮進行住民地作戰。7月中旬起《大公報》對密城戰事的報導密度明顯下降已如前述，而少數報導內容也大抵不脫「進展數十或百餘碼」、「擊斃敵若干、攻克堅強陣地多處」之類套語，甚至無法從報端看出國軍各次攻勢的日

---

<sup>8</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頁397。

期。此時戰事的焦點頭條，已逐漸移轉到了 6 月下旬爆發的衡陽保衛戰。

然而膠著的局勢在 7 月下旬之後已有改觀——7 月 21 日報導，「十九日在密芝那地區之戰鬥中，我……並生俘三十餘名〔日軍〕，此為此次戰役中於一日內俘獲敵軍之最大數目」。考量國軍在密支那戰役中總共僅俘虜 70 餘名日軍，<sup>9</sup>19 日的戰果可謂驚人(但是 18 日至 21 日的報導中對於國軍自 18 日起對市區發動的攻勢並無一字強調)。7 月 30 日的報導，標題「密芝那城縮小對敵包圍圈」；31 日，「密芝那戰事至肅清敵人階段」。實際上，戰事至此確實已接近尾聲，8 月初起，密支那日本守軍開始瓦解，最後約有數百日軍設法渡過伊洛瓦底江退往八莫。<sup>10</sup>8 月 5 日，在中美聯軍首度兵臨密支那的兩個多月之後，遲來的好消息終究來了：是日《大公報》斗大的頭條：「密芝那克復」。當日軍事委員會戰訊及當天發布的一週戰況尚停留在前一日——即 8 月 4 日的消息，指出我軍在密芝那各區均有重大進展；然而《大公報》引述東南亞盟軍總部當日公報以及中央社 4 日路透社電，宣稱「密芝那城已於『今日』攻陷」。

8 月 6 日，軍事委員會發布了較為完整的戰訊：密支那日軍有組織的抵抗於 3 日下午告一段落，次日聯軍將殘敵掃蕩，並俘獲敵人一部。戰訊並回顧了此一戰役的前因後果，檢討為何初期成功的奇襲會演變成陣地戰的局面：我軍攻入城區後面對日軍堅強抵抗，即退出構築陣地，之後適逢雨季，行動困難，雙方以火力對峙；最後則論及突破僵局的關鍵，一是國

<sup>9</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頁 397。

<sup>10</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頁 397。

軍第五十師利用夜間滲透、拂曉由敵後進行攻擊的戰術有效突破了日軍陣線；二是最後階段中空運十五公分口徑重炮若干門支援，對火力的提升甚有幫助；並提及戰役期間英軍突擊隊在外圍區域的活動等等。

嗣後兩日，《大公報》上有關密支那的新聞報導，一是 8 月 8 日「密芝那完全克復／滇緬公路重開期近」，二是 8 月 9 日報載，「緬北戰役共斃敵二萬二千餘人」。

#### 四、社評主筆的解讀

互密支那戰役期間，《大公報》明確論及密支那戰事的社評共有兩篇，見報日正好就是發動之際與結束之時，為閱報者提供了較為全盤的分析。

5 月 20 日，聯軍攻擊密支那的消息見報次日，《大公報》即以〈緬北奇兵與滇西攻勢〉為題發表社評。起筆即點出當時緬北盟軍的情況：日軍入寇科希馬(Koshima)與伊姆法爾(Imphal)，對中印公路的起點印度造成威脅，加上緬北雨季將至，使得「中美聯軍大有陷於進退惟谷之勢。無數人在關心著他們的出路……」。在此同時，中美聯軍進入緬北也有停頓跡象，尚停留在孟拱河谷中，距離密支那尚有一段頗遠的路程。

奇襲密支那的成功為此一僵局打開了出路。「這一枝奇兵，不僅出敵不意，在我們的意識中，也像由天而降的神兵。……不想中美聯軍竟間道暗渡，霹靂一聲，殺到密芝那機場」。有趣的是，因為奇襲的成份太過濃厚，令人懷疑是否僅是敵後襲擾作戰的性質，<sup>11</sup>因此社評主筆特別強調，

---

<sup>11</sup> 按當時的東南亞戰區中有許多美軍、英軍或當地少數民族的特遣部隊專責

「就已知的消息判斷，中美聯軍的出奇制勝，決不是破壞與擾亂的性質，這次大膽冒險，自然志在取得密芝那。」這證明「中美聯軍的決心，不打通中印公路不休，我們出國的部隊，茲已漸近國境，向國門凱旋了。」

主筆自然也看出了奇襲密支那與 5 月 10 日國軍在滇西怒江發動攻勢之間的關聯性：「我軍〔指自雲南出擊的遠征軍〕可能以進攻騰衝為第一目標，……要往密芝那銜接中美聯軍，必須通過或越過騰衝。怒江發動的攻勢，顯然是響應及配合緬北作戰，從兩面壓迫敵人，以完成打通中印公路」。最後並引用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之言為此一戰事定調：「因有滇西的進攻，及中美聯軍的突襲密芝那，史汀生認為：『中印公路的開通，至少已有此可能。』滇緬戰事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此。」

然而主筆也直接點出了國軍在目前滇緬戰事中可能的困難：「現距雨季已近，時機迫切，益以地形險峻，我軍的工具欠備，實是艱辛之戰。」從上下文我們很難斷定這一段是否專指怒江方面的戰局而言，但由事後觀之，主筆這段話對密支那和滇西兩邊都算不幸言中。

8 月 7 日，亦即軍事委員會戰訊正式確認密支那戰役光榮結束的第二天，《大公報》以〈由密芝那說到小笠原〉為題發表社評，開頭即盛稱「密芝那的克復，是東方戰場一個大捷，是中美聯軍及英軍混血誕生的一個大

---

敵後襲擾，如英軍「Chindit」特種部隊與國軍文獻中所謂「麥支隊」的美軍第5307暫編混合部隊。1944年時的中國讀者對此種盟軍特種部隊應有所聞，如7月15日《大公報》便曾提及「秦地」部隊，應係「Chindit」之音譯。有關Chindit的介紹可參考：<http://www.chindit.net/Main.htm>；麥支隊/5307暫編混合部隊的來龍去脈，見亞瑟士，〈突擊兵的故事〉，《兵器戰術圖解》，第19期(台北：中國之翼出版社，2005年2月)，頁45-46。

捷。史迪威將軍領導下的中美聯軍，至□□完□了一個近似奇蹟的任務。……橫斷緬北成功了。」並引用史迪威之言，「密芝那之攻克，將予六十哩外怒江上游之華軍以莫大的鼓勵，使彼等向密芝那奮進」，從而期許「中印公路的開通也不成問題了」。密支那一戰使「中國軍隊受了歷史的考驗。對最新式的現代戰術，我們是否能接受運用，就在緬北接受考驗」。儘管在奇襲之後仍陷入了兩個多月的苦戰，主筆仍對密支那國軍官兵的戰力予以高度肯定：「密芝那的克復，橫斷緬北的成功，……代表國軍戰鬥天才一首壯麗的史詩。」

對於密支那一戰的政治意義，主筆肯定其鼓舞了英國反攻緬甸的決心，並「對南洋的政治影響尤大，緬奸巴摩當已暗暗叫苦，泰國首相蠻披汶倒台」，而更重要的是，給予當時剛上台的日本小磯國昭內閣「重重的一擱！」筆鋒一轉，論及美軍艦隊已進逼小笠原群島，一旦攻下小笠原，則美軍轟炸機的基地就可推進至日本本土六百哩處。「密芝那不過給小磯內閣重重的一擱，小笠原則將給它當頭一個大悶棍！」

一巴掌和一悶棍的差距，大得明顯。無可置疑，密支那的克復是恢復中國對外生命線的重要一役，但在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正式會師之前，中印公路仍舊不能算是開通；相較於美軍即將再往日本本土進逼一步，直接以戰略轟炸制日本死命的近況，再考量斯際滇西國軍尚在國境線一帶對日軍苦戰，《大公報》主筆此一論斷的背後是欣喜亦或愛之深責之切，恐怕還是有不少想像空間的。



## 五、現場目擊報導

在這段期間中，寄自緬北並以密支那為題的專文，除了呂德潤的〈閃擊密芝那〉(6月3日第二版)內容顯然係由訪問而來之外，堪謂現場觀察的文章有黃仁宇的〈密芝那像個罐頭〉(6月12、13、16、17日分四部份刊完)、姚菊生的〈密芝那進軍——記奇襲密芝那〉，以及楊業章的〈敵前寄語〉(均刊於7月17日第3版)。

黃仁宇的〈密芝那像個罐頭〉提供了一個對第一線戰況與戰地環境的實況報導。當時黃正在駐印軍高司單位擔任參謀。他在5月16日首次聽聞突擊密支那的部隊已經抵達密支那近郊，當時眾人的反應是：「怎麼這樣快？」幾天後，由於有一個機會隨同某部隊空運前往密芝那前線，他與另一名參謀爭相前往，相持不下之餘只好抽籤，黃抽到「去」字，這才得以於5月23日乘飛機抵達密芝那，並在當地待到5月27日。

文中為求保密，所有單位番號均以幾何符號替代，不過仍約略可推測黃仁宇所前往的部隊是甫於5月19日空運參戰的國軍第14師第42團<sup>12</sup>，因黃仁宇軍校畢業後便分發第14師任低階軍官，與文中提及他和另一位參謀都曾在該部隊「服務過一年」相符合。<sup>13</sup>若此一猜測屬實，那麼黃仁宇在隨後幾天的活動範圍，應該是密支那城西邊郊外的西機場附近。黃仁宇給我們的戰地第一印象是「濕」。在他抵達之前，剛下過一場大雨，此與

---

<sup>12</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頁392。

<sup>13</sup> 黃仁宇，〈閩漢騫和他的部下〉，收入氏著，《地北天南論古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頁126-127。

5月23日見報的軍事委員會前一日戰訊相符，該日因密支那大雨而阻礙軍事行動；在黃仁宇安排自己的落腳處時，一旁有士兵幫著挖排水溝，但在他看來，「其實排水溝又有什麼用！」因為前日剛在同一地點過夜的士兵們就在一旁晾著剛被雨打濕的裝具，看起來就像「丟在河底下浸了一點鐘又撈起來的一樣」。隨後他移居另一處部隊指揮所，首先留意到的就是此地「設立在丘陵的脊上，排水比較良好」。這直接反映了當地即將進入雨季，交戰各方都要在泥水中掙扎的天候現實。

其後幾日的生活，除了濕，還有日軍襲擊的恐怖。第14師第42團在這幾日的動態，大抵是從西機場附近，逐步往密城市區進攻，一路上除了白天要應付日軍在市郊的據點之外，晚上則要提防夜襲騷擾：23日晚上日軍就發動了一場夜襲，黃仁宇和一名翻譯官在大雨中躲在散兵坑裡一個小時；第二天晚間，日軍一口氣又發動了四次夜襲。日軍小股部隊的行動也對國軍的指揮造成影響，黃仁宇記錄了25日晚上的一場會議，有些幹部因為怕路上遭遇日軍斥候，不克前來師指揮所；結果會議結束、要將命令發出給各單位幹部時，又發生了電話線不通的情況，在此同時，日軍的夜襲火力又來了。據黃仁宇所述，若非電話線及時撥通，只怕沒人敢在這種渾沌的夜裡前往各單位傳令。要注意的是黃仁宇主要在各指揮所之間執行工作，連他都能連續數日直接面臨日軍夜襲的威脅，可見當時戰況的混亂，並沒有確定的戰線，以致夜間日軍仍具有相當的活動自由，甚至可以滲入國軍控制區域，威脅國軍指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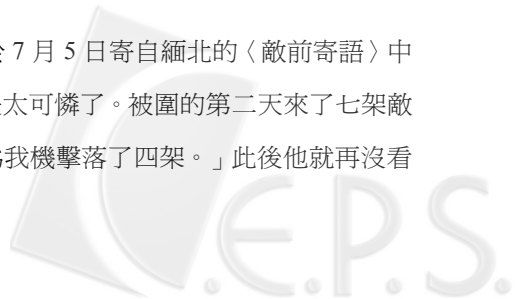
黃仁宇的密支那之行，以他的說法，是「喜劇式的結束」：26日白天，他完成傳令工作要返回指揮所時，竟又遭遇到日軍的小股部隊襲擊。

他的右腿被槍彈貫穿，經過簡單包紮之後被救回指揮所，並於 27 日搭機後送醫院，結束了他幾日來的前線任務。進了醫院，他的長官與同僚前來探望，並急切地問他密支那前線的局勢如何。黃仁宇儘管幾天來被日軍的槍炮趕來趕去，外加感到壯志未酬，但仍舊信心滿滿地指著旁邊一個被打開的罐頭說：「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就正像我們的到達線。」

與黃仁宇筆下故作輕鬆卻又毫不避諱戰場嚴苛現實的記述相比，另外兩篇前線紀聞就顯得更為樂觀正面了。姚菊生以翻譯員的身分參戰，並加入了翻越庫芒山脈奇襲密支那的部隊陣容。在這段險峻的小道上散居的「山頭人」(喀欽族)令他印象深刻，「據說這裡的居民，就是孔明趕出來的南蠻……直到如今還奉祀著孔明」。山頭人在山地打游擊的戰技自然不在話下，據說曾有 7 名山頭游擊隊員「阻止日軍的前進竟達一星期之久」，而為姚菊生所在部隊引路的 4 名山頭人嚮導，也「始終沒有走錯過路」。

姚菊生也見識到了美軍的物資實力對國軍的影響。在路上，他們接受過兩次美軍空投物資的補給，從而能完成翻山奇襲的任務；而全副美軍武裝的國軍士兵，士氣高昂，當遭遇到山區的日本駐軍時，官兵不待命令衝上前去，三天之後作戰結束，「他們說打日本鬼同打狗一樣，真是不錯。……我更感覺到我國的士兵自得到美國貸與的配備以後，已是很強勁的軍隊了。只是我們應當再作進一步的努力，用我國自己工業來強化全國所有忠勇的將士。」

楊業章身分應係參戰軍官，他於 7 月 5 日寄自緬北的〈敵前寄語〉中描述了他眼中所見的日軍：「實在是太可憐了。被圍的第二天來了七架敵機，在我們頭上還沒盤旋一週，即為我機擊落了四架。」此後他就再沒看





到日機的蹤影。「敵砲兵僅有一門十五榴彈砲，發射了四五十顆砲彈以後，亦被我砲兵將它消滅了。現在敵兵只憑一些輕重機槍負隅頑抗。」

楊業章所述國軍士氣，「我們弟兄的生活極愉快，每日可同平時一樣按時開飯。……尚是精神百倍。」他們與協同作戰的美軍，「在一塊兒談笑著，同棹吃喝著……簡直分不出彼此。」儘管如此，他在文中還是以半數篇幅提出他所見及的駐印軍迫切需要之物：一、「整月不見一張新聞紙」，希望國內負責文化宣傳的人能協助；二、傷病兵照顧雖好，但他們希望能看到本國書報，並有本國護士照料，因為語言可通，不至於有了疼痛，「無法使護士及醫官明瞭，弄得非常痛苦。」三、欠缺對當地流亡人民進行民事宣傳組訓的人員，如能有專人對緬人進行組訓，則對國軍作戰會有很大的幫助。

## 六、結語

一如預期，無論是官方提供的戰報，或是報社主筆的評論，乃至於來自第一線的觀察，基本上都維持著正面樂觀的筆法，而以官方戰報最為明顯。眼尖的讀者以及後世寫報告的學生會發現同一個地點在幾天之內被攻占了好幾次，想必是有過激烈的拉鋸戰，然而在官方戰報上，從 5 月 19 日到 8 月 5 日，國軍的攻勢在戰報中的表述是只進不退，偶有停滯(如 7 月 22 日，當日戰報稱密城「戰況無變化」)。總之，採取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吾人倒不能對此太過苛責，40 多年後黃仁宇即指出，在國家風雨飄搖戰局未



卜的時刻，這種官方消息「並非僅以蒙蔽友邦，實際也在欺哄自己」。<sup>14</sup>

比較有參考意義的，還是社評和現場報導。對於緬北戰場上的重要進展，《大公報》似乎習於將之放在整個世界大戰的背景中加以評價，畢竟那是中國與盟國聯手進行的戰役，而且這種寫法足以證明中國人在世界大戰中的貢獻，也有提振人心的效果；同時，社論的篇幅和體例也比較適於綜述前因後果，閱報人得以透過社論，一目了然當前局勢的演進與變化。至於來自第一線的報導，無論是黃仁宇繪聲繪影地描述日軍夜襲子彈破空的聲響，還是姚菊生筆下所謂還在祭祀孔明的山頭人，都算是帶到了前線官兵生活的一個側面輪廓，足以讓閱報者對於緬北的雨季、官兵的生活有個具體的印象。事實上，若將三種層面的報導一併觀察，也可看出其報導的層次面相各有差異，多少有互補功效；若能截長補短，例如避免戰報的官式習性、從前線目擊報導中篩選出有用的細節，則對於戰事中若干事實的重建，仍是有所幫助的。

(本文於 2005.11.06 收稿，2005.12.30 通過刊登)

## 七、參考書目

1. 《天津大公報》影印本，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出版。
2. 《兵器戰術圖解》第19期，台北：中國之翼出版社，2005年2月。
3.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
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5)

---

<sup>14</sup> 黃仁宇，〈白修德〉，收入氏著，《地北天南論古今》，頁304。

- 伊洛瓦底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5. 向華超，《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三)——總檢討》，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7. 黃仁宇，《地北天南論古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 The Campaign of Myitkyina : from the view of Takungpao

Hung-I Li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campaign of Myitkyina, begun at May 17, 1944, was a dared assault to reconnect the supporting route from China to India.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ampaign and the advantage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Chinese media, such as the journal Takungpao(大公報), paid much attention for the battle in the Myitkyina region between the whole period of this campaign. In this short essay I would discuss the texts and forms of the reports about the campaign of Myitkyina on Takungpao, including the daily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 which were in the regular form and told nothing bad about the battle; the comments of the Takungpao editorials, which told us how the media thought about this campaign; and some reports from the front line, represented the live condition through eyes of those people who involved in the battle.

All these texts reflected less about the un-advantaged situation of the Myitkyina front line, even when the Allied troops were got into the trouble from the mud and the renitence of Japanese garrison. We can treat them as some kind of propaganda, to reinforce the morale of Chinese who had fought the Japanese for seven years.

**Keywords : Myitkyina 、 Takungpao 、 the Stilwell Road 、 war time propaganda**

